

9下



增像全圖三國演義

錦章書局印  
陽湖汪洵題

章

錦

局

書



丁奉定計斬孫琳



曹髦驅牛死南殿



武侯顯聖定  
軍山



召班師後主  
信



第一才子書卷五十五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一百九回 困司馬漢將奇謀

廢曹芳魏家果報

姜維一伐中原因夏侯霸之來乘其宗黨之內變也再伐中原因諸葛恪之約乘其鄰境之外侵也而前後皆無成功者前則借羌兵為助而羌兵不至後則羌兵至而羌兵反為敵所用也夫武侯在日猶有鐵車之助魏武侯死後安得恃羌兵之助劉若以羌兵為可信孰如南蠻孟獲之可信乎武侯不聞求助於蠻而姜維乃欲助於羌此則姜維之失計者耳

姜維雖失計不得以失計咎姜維也何也牛頭山之敗固勝於武侯之失街亭而鐵籠山之圍則不異武侯之算上方谷也無如上方谷之燒則水自天來鐵籠山之渴則水從地出街亭之水道絕天不助馬謖以泉鐵籠山之水道絕天獨助司馬昭以水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故曰不得以失計為姜維咎五月渡瀘時武侯嘗拜井出泉矣而武侯所拜有數十井司馬昭所拜止是一井一井而有數十井之用不更奇乎赤壁鏖兵之時武侯嘗借箭曹營矣而武侯借曹操之箭以射曹操有十萬枝姜維借郭淮之箭以射郭淮止是一枝以一箭而勝十萬箭之力不更奇乎讀三國者閱至後幅愈出愈奇誰謂武侯死後無出色驚人之事

郭淮死徐質死而司馬昭不死非天之愛司馬也為有一段絕妙排場在後欲借

司馬氏演出為後世亂臣賊子戒耳。獻帝有衣帶詔，曹芳亦有血詔。漢有伏后之見弒，魏亦有張后之見弒。漢有伏完、董承之事泄，魏亦有張緝之事泄。報復之反，何無分毫之或爽耶？且前人所為，後人效之，必有更甚者。曹操未嘗以衣帶詔而廢獻帝，司馬師乃以血詔而廢曹芳，則已甚矣。天之假手於後人，以報其前人，又必有比前而更快者。衣帶詔之泄露甚遲，曹芳之血詔泄露甚速，則又快矣。天道好還，及其還也，又加倍相償。讀書至此，令人毛髮俱悚。

甚矣度物者之巧也。逆臣之報，不待後世之人言之，而即令其子孫當日自言之。今人以司馬師比曹操，而曹芳亦自以其太祖比司馬師。今人以董承比張緝，而曹芳亦自以其國丈比董承。此是現前因果，明明告也，不必更聽釋氏地獄輪迴之苦矣。

蜀漢延熙十六年秋，將軍姜維起兵二十萬，令廖化、張翼為左右先鋒。夏侯霸為參謀，張嶷為運糧使。大兵至平陽關，伐魏。

其是二伐中原

維與夏侯霸商議曰：「向取雍州不克而

還，今若再出，必又有備。公有何高見？」霸曰：「隴上諸郡只有南安錢糧最廣，若先取之，足可為本。」

武侯第一次出兵，南定天水三郡，此計與前相合。

向者不克而還，蓋因羌兵不至。今可遣人會羌人於

隴右，然後進兵出石營，從董亭直取南安。維大喜曰：「公言甚妙。」遂遣卻正為使，賞金珠，蜀錦入羌，結好羌王。羌王迷當得了禮物，便起兵五萬，令羌將俄何燒戈為大先

鋒引兵南安來

前書不肯自來今書實魏左將軍郭淮聞報飛奏洛陽司馬師問諸將曰誰

敢去敵蜀兵輔國將軍徐質曰某願往師素知徐質英勇過人心中大喜即令徐質

為先鋒令司馬昭為大都督領兵望隴西進發軍至董亭正遇姜維兩軍列成陣勢

徐質使開山大斧出馬挑戰蜀陣中廖化出迎戰不數合化拖刀敗回張翼縱馬挺

鎗而迎戰不數合又敗入陣徐質驅兵掩殺蜀兵大敗

先蜀徐質之勇以見姜維之智

退三十餘里司馬

昭亦收兵回各自下寨姜維與夏侯霸商議曰徐質勇甚當以何策擒之霸曰來日

詐敗以埋伏之計勝之維曰司馬昭乃仲達之子豈不知兵法若見地勢掩映必不

肯追

司馬昭收兵不超之故從姜維口中說出

吾見魏兵累次斷吾糧道今却用此計誘之可斬徐質矣

廖化分付如此如此又喚張翼分付如此如此二人領兵去了一面令軍士於路撒

下鐵蒺藜寨外多排鹿角示以久計徐質連日引兵搦戰蜀兵不出哨馬報司馬昭

說蜀兵在鐵籠山後用木牛流馬搬運糧草

木牛流馬又在此處一捉照應一百二回中事

以為久計只待羌兵策

應昭喚徐質曰昔日所以勝蜀者因斷彼糧道也今蜀兵在鐵籠山後運糧汝今夜

引兵五千斷其糧道蜀兵自退矣

不出姜維所料

徐質領命初更時分引兵望鐵籠山來果見

蜀兵二百餘人驅百餘頭木牛流馬裝載糧草而行魏兵一聲喊起徐質當先攔住

蜀兵盡棄糧草而走質分兵一半押送糧草回寨自引兵一半追來追不到十里前

面車仗橫截去路質令軍士下馬拆開車仗只見兩邊忽然火起

善學必相火攻是姊妹弟曹急勒馬

回走。後面山僻窄狹處，亦有車仗截路，火攻迸起。質等冒烟突火，縱馬而出一聲礮。

響，兩路兵殺來。左有庾化，右有張翼，大殺一陣。魏兵大敗，徐質奮死，隻身而走。人困

馬乏，正奔走間，前面一枝兵殺到，乃姜維也。質大驚，無措。被維一槍刺倒，坐下馬徐

質跌下馬來，被眾軍亂刀砍死。質所分一半押糧兵，亦被夏侯霸所擒，盡降其眾。霸

將魏兵衣甲馬匹，令蜀兵穿了。就令騎坐，打着魏軍旗號，從小路還奔回魏寨。來魏

軍見本部兵回，開門放入蜀兵，就寨中殺起。此處用兵直與武侯倍錦司馬昭大驚，慌忙上馬走時，

前面廖化殺來。昭不能前進，急退時，姜維引兵從小路殺到，昭四下無路，只得勒兵

上鐵籠山據守。原來此山只有一條路，四下皆峻險難上。其上惟有一泉，止穀百人

之飲。此時昭手下有六千人，被姜維絕其路口。絕其水道，可以全山上泉水不敷，人馬枯渴。

昭仰天長嘆曰：「吾死於此地矣！」總至此令人拍案一供。○上方谷苦於有大鐵籠山，苦於無水，前後相照。後人有詩曰：

妙算姜維不等閒，魏師受困鐵籠間。龐涓始入馬陵道，項羽初圍九里山。

主簿王韜曰：「昔日取恭受困拜井，而得其泉。將軍何不效之？」昭從其言，遂上山頂泉

邊再拜而祝曰：「昭奉詔來退蜀兵，若昭合死，令甘泉枯渴。昭自當勿頸教部軍盡降，

如壽祿未終，願蒼天早起甘泉，以活眾命。」祝畢，泉水湧出，取之不竭。因此人馬不死。

此天助晉非助魏也。看司馬昭所祝，但為自己壽命，祝耳更無一語及魏事。却說姜維在山下，困住魏兵，謂眾將曰：「昔日丞相在上方谷，不曾捉住司馬懿，吾深為恨。」照應一百三回中事。今司馬昭必被吾擒矣。却說郭淮聽知司馬昭困

於鐵籠山上欲提兵來陳泰曰姜維會合羌兵欲先取南安今羌兵已到泰口中處罵者

將軍若撤兵去救羌兵必乘虛襲我後也可先令人詐降羌人於中取事若退了

此兵方可救鐵籠之圍郭淮從之遂令陳泰引五千兵逕到羌王寨內解甲而入不戰而降

便是假帶着五千兵來一發是泣拜曰郭淮妄自尊大常有殺泰之心故來投降郭淮軍中虛

實某俱知之只今夜願引一軍前去劫寨便可成功如兵到魏寨自有內應連當大

喜遂令俄何燒戈同陳泰來劫魏寨俄何燒戈教泰降兵在後令泰引羌兵為前部

是夜二更竟到魏寨寨門大開陳泰一騎馬先入俄何燒戈驟馬挺槍入寨之時只

叫得一聲苦連人帶馬跌在陷坑裏陳泰從後面殺來郭淮從左邊殺來羌兵大亂

自相踐踏死者無數生者盡降俄何燒戈自刎而死此人畧勝連當郭淮陳泰引兵直殺到羌

人寨中迷當大驚急出帳上馬時被魏兵生擒活捉來見郭淮淮慌下馬親去其縛

用好言撫慰曰朝廷素以公為忠義今何故助蜀人也迷當慚愧伏罪淮乃說迷當

曰公今為前部去解鐵山之圍退了蜀兵吾奏准天子自有厚賜郭淮用計亦與司馬懿彷彿迷當從

之遂引羌兵在前魏兵在後逕奔鐵籠山維欲用羌人羌人反為淮所用惜哉時值三更先令人報知姜維

維大喜教請入相見魏兵多半雜在羌人部內行到蜀寨前維令大兵皆寨外屯紮

迷當引百餘人到中軍帳前姜維夏侯霸二人出迎魏將不等迷當開言就從背後

殺將起來維大驚急上馬而走姜魏之兵一齊殺入蜀兵四紛五落各自逃生讀至此拍案一

嘆維手無器械腰間懸有一付弓箭走得慌忙箭皆落了只有空壺維望山中而走

讀音為美維背後郭淮引兵起來見維手無寸鐵乃驅馬挺槍追之看看至近維虛拽

弓弦連響十餘次淮連躲數番不見箭到知維無箭乃挂住鋼槍拈弓搭箭射之

控一維急閃過順手接了就扣在弓弦上待淮追近望面門上儘力射去淮應弦落馬

得此一箭維勒回馬來殺郭淮魏軍驟至維下手不及只掣得淮槍而去魏兵不敢追趕

急救淮歸寨拔出箭頭血流不止而死司馬昭下山引兵追趕半途而回夏侯霸隨

後逃至與姜維一齊奔走維折了許多人馬一路收紮不住自回漢中雖然兵敗却

射死郭淮殺死徐質挫動魏國之威將功補罪以下按下蜀却說司馬昭犒勞羌兵發遣

回國去訖班師還洛陽與兄司馬師專制朝權羣臣莫敢不服魏主曹芳每見師入

朝戰慄不已如針刺背今人通想漢帝見曹芳時一日芳設朝見師挂劍上殿慌忙下榻迎之師笑曰

豈有君迎臣之禮也請陛下穩便須臾羣臣奏事司馬師俱自剖斷並不啟奏魏主

少時師退昂然下殿乘車出內前遮後擁不下數千人馬得司馬師聲勢芳退入後殿

顧左右止有三人乃太常夏侯玄中書令李豐李豐有二李嚴之子亦名豐且乃蜀光祿大夫張

緝緝乃張皇后之父曹芳之皇丈也今人通芳叱退近侍同三人至密室商議芳執張

緝之手而哭曰司馬師視朕如小兒視百官如草芥社稷早晚必歸此人矣言訖大

哭今人通李豐奏曰陛下勿憂臣雖不才願以陛下之明詔聚四方之英傑剿此



賊夏侯玄奏曰臣兄夏侯霸降蜀因懼司馬兄弟謀害故耳應二百七回中事今若剿除此賊臣

兄必同也臣乃國家舊戚安敢坐視奸賊亂國願同奉詔討之芳曰但恐不能耳三

人哭奏曰臣等誓當同心討賊以報陛下念人追念馬騰等誓詞芳脫下龍鳳汗衫咬破指尖寫了

血詔授與張繹令人追念獻帝賜衣帶詔時乃囑曰朕祖武皇帝誅董卓蓋為機事不密也如此報應妙在教他子孫自說

出卿等須謹細勿泄於外豐曰陛下何出此不利之言臣等非董卓之輩司馬師安

比武祖也曹芳以武祖比師便為司馬氏篡位之兆陛下勿疑三人辭出至東華門左側正見司馬師帶劍而來

從者數百人皆持兵器三人立於道旁令人追念董卓遇曹操之時師問曰汝三人退朝何遲李豐曰

聖上在內觀書我三人侍讀故耳師曰所看何書乃看漢史文豐曰乃夏商周三代之書

也師曰上見此書問何故事豐曰天子所問伊尹扶商周公攝政之事我等皆奏曰

今司馬大將軍即伊尹周公也不欲學伊尹周公却欲學齊桓公楚平公師冷笑曰汝等豈將吾比伊尹周公其

心實指吾為王莽董卓何不竟說曹操三人皆曰我等三人皆將軍門下之人安敢如此師大

怒曰汝等乃口說之人適間與天子在密室中所哭何事曹芳左右都為司馬氏心腹却於司馬師口中見之三人曰實

無此狀師叱曰汝三人淚眼尚紅筆有在後文連染前文者此類是也如何抵賴夏侯玄知事已泄乃厲聲大

罵曰吾等所哭者為汝威震其主將謀篡逆耳師大怒此武士捉夏侯玄立揮拳裸

袖還擊司馬師不是禰打的事却被武士擒住師令將各人搜檢於張繹身畔搜出一龍鳳汗

衫上有血字此董卓事又泄漏得快左右呈與司馬師師視之乃密詔也詔曰

第一回

司馬師兄弟共持大權將圖篡逆所行詔制皆非朕意各部官兵將士可同仗忠

義討滅賊臣匡扶社稷功成之日重加爵賞

徽帝手詔在重承祿中取出曹芳手記在司馬師眼中取出又自不同

司馬師看畢勃然大怒曰原來汝等正欲謀害吾兄弟情理難容遂令將三人腰斬

於市滅其三族

令人追念董承等七人遇害之時

三人罵不絕口比臨東市中牙齒盡被打落各人含糊

數罵而死

令人追念告平戴指之時

師直入後宮魏主曹芳正與張皇后商議此事皇后曰內廷耳目

頗多倘事泄露必累妾矣

令人追念伏后董承

正言問忽見師入皇后大驚師按劍謂芳曰臣父

立陛下為君功德不在周公之下臣事陛下亦與伊尹何別乎

曹操自比文王今司馬師自比伊尹周前後一轍

今反

以恩為讐以功為過欲與二三小臣謀害臣兄弟何也芳曰朕無此心師袖中取出

汗衫擲之於地曰此誰人所作耶

親筆現存如何抓獲

芳魂飛天外魄散九霄戰慄而答曰此皆為

他人所逼故也朕豈敢興此心

情甘願貴所供是實

師曰妄誣大臣造反當加何罪

自然反生有何理說

芳跪告曰朕合

有罪望大將軍恕之

情甘願貴所供是實

師曰陛下請起

陛下二字之下忽接請起自有陛下以來未有如此之沒體面者也

國法未可廢也

法意當曰家法耳

乃指張皇后曰此是張緝之女理當除之芳大哭求免師不從叱左右將張后

捉出至東華門內用白練絞死

令人追念華歆破壁取伏后時

後人有詩曰

當年伏后出宮門跌足哀號別至尊司馬今朝依此例天教還報在兒孫

次日司馬師大會羣臣曰今主上荒淫無道衰近娼優聽信讒言閉塞賢路其罪甚

於漢之昌邑邑不能主天下吾謹按伊尹霍光之法別立新君以保社稷以安天下



如何

此時不學而稱不學曹王又學章  
卓異此第四卷中事於此又見

康帝應曰大將軍行伊霍之事所謂應天順人誰敢違命

此時史無丁  
原意知其入

師遂同多官入永寧宮奏聞太后太后曰大將軍欲立何人為君師曰臣觀

彭城王曹據聰明仁孝可以為天下之主太后曰彭城王乃老身之叔今立為君我

何以當之今有高貴鄉公曹髦乃文皇帝之孫此人溫恭克讓可以立之卿等大臣

從長計議一人奏曰太后之言是也便可立之眾視之乃司馬師宗叔司馬孚也師

遂遣使往元城召高貴鄉公

據幼而髦長故師利於立  
幼因孚之言勉從之耳

請太后升太極殿召芳責之曰汝荒淫

無度褻近倡優不可承天下當納下璽綬復齊王之爵目下起程非宣召不許入朝

芳泣拜太后納了國寶乘車大哭而去只有數員忠義之臣含淚而送後人有詩曰

昔日曹瞞相漢時欺他寡婦與孤兒誰知四十餘年後寡婦孤兒亦被欺

却說高貴鄉公曹髦字彥士乃文帝之孫東海定王霖之子也

此曹芳又諱  
來歷明白

當日司馬師

以太后命宣至文武官僚備鑾駕於南掖門外拜迎髦慌忙答禮太尉王肅曰主上

不當答禮髦曰吾亦人臣也安得不答禮乎文武扶髦上輦入宮髦辭曰太后詔命

不知為何吾安敢乘輦而入遂步行至太極東堂司馬師迎著髦先下拜

此時曹髦極其  
謙恭後文仗劍

出宮口為更耐不得耳師急扶起問候已畢引見太后太后曰吾見汝年幼時有帝王之相汝今可

為天下之主務須恭儉節用布德施仁勿辱先帝也髦再三謙辭師令文武請髦出

太極殿是日立為新君改嘉平六年為正元元年大赦天下假大將軍司馬師黃鉞

入朝不趨奏事不名帶劍上殿與曹操無異文武百官各有封賜正元二年春正月有細作飛報說有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以廢主為名起兵前來司馬師大驚正是

漢臣曾有勤王志魏將還興討賊師未知如何迎敵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百十回 文鴛單騎退雄兵

姜維背水破大敵

今人讀董卓之廢漢帝未有不怒者也讀司馬師之廢魏主未有不喜者也今人讀曹操之弑伏后未有不怒者也讀司馬師之弑張后未有不喜者也何也為曹氏之報宜爾也雖然弑后廢帝不可以訓操為漢賊師亦為魏賊為漢臣者當為漢討賊為魏臣者安得不為魏討賊乎故毋丘儉之揮淚文欽之起兵文鴛之力戰作史者皆特書以予之

魏之偏漢即以司馬氏之偏魏者報之矣若司馬氏之逼魏豈得獨無報乎曰有報報之以金墉之禍報之以青衣之辱報之以犧牛之易報之以劉宋之篡也然司馬昭有後司馬師無後有後則報之於子孫無後則當報之於其身而司馬師獨以病終將奈何曰眼珠迸出亦可以當顯戮也已

姜維三伐中原在曹芳既廢司馬師既死之後夫師既死則有隙可乘芳既廢則亦有賊可討也然維之心自為漢討賊初非為魏討賊也而以討漢賊為念亦不

妨借討魏賊以為名者何哉蓋人方欲討司馬我姑從其討司馬之名而天方大討曹則我自行我討曹之志耳

背水之陣徐晃以之拒漢而不勝武侯以之拒曹而勝姜維用之則視前而為三矣疑兵之伏武侯一以之退曹操於漢中一以之退司馬懿於祁山鄧艾用之則亦視前而為三矣此用彼法彼用此法或不皆得或皆得各各不同讀之不厭其複

却說魏正元二年正月揚州刺史鎮東將軍領淮南軍馬母丘儉字仲開河南聞喜

人也

以其能討賊故存其官并書其地書其字

聞司馬師擅行廢立之事心中憤怒長子母丘甸曰父親官居方

面司馬師專權廢主國家有累卵之危安可晏然自守

與馬師父儉子相同

儉曰吾兒之言是也遂

請刺史文欽商議欽乃曹爽門下客

為假尹大目起二段伏筆

當日聞欽相請即來拜謁儉邀入後

堂禮畢說話間儉流淚不止欽問其故儉曰司馬師專權廢主天地反覆安得不傷

心乎

前童承與馬騰語都用反挑今母丘儉與文欽語只是直說

欽曰都督鎮守方面若肯仗義討賊欽願捨死相助欽中

子文淑小字阿騫有萬夫不當之勇常欲殺司馬師兄弟與曹爽報讐今可令為先

鋒

又是一個好兒子不減馬超

儉大喜即時酌酒為誓二人詐稱太后有密詔令淮南大小官兵將士

皆入壽春城立一壇於西宰白馬歃血為盟宣言司馬師大逆不道今奉太后密詔

令盡起淮南軍馬仗義討賊

與曹操馬超討董卓時相似

眾皆悅服儉提六萬兵屯於項城文欽領兵

二萬在外為遊兵往來接應儉移檄諸郡令各起兵相助却說司馬師左眼肉瘤不

時痛癢癢者身之贅肉也師之親君亦如此矣乃命醫官割之以藥封閉連日在府養病忽聞淮南告急乃

請太尉王肅商議肅曰昔關雲長威震華夏孫權令呂蒙襲取荊州撫恤將士家屬

因此關公軍勢瓦解七十五同中事於此一提今淮南將士家屬皆在中原可急撫恤更以兵斷其歸

路必有土崩之勢矣師曰公言極是但吾新害目瘤不能自往若使他人心又不穩

時中書侍郎鍾會在側此處鍾會出視進言曰淮楚兵強其鋒甚銳若遣人領兵去退多是不

利倘有疎虞則大事廢矣師蹶然起曰非吾自往不可破賊遂留弟司馬昭守洛陽

總攝朝政師乘輿帶病東行令鎮東將軍諸葛誕總督豫州諸軍從安風津取壽

春又令鎮東將軍胡遵領青州諸軍出譙宋之地絕其歸路又遣豫州刺史監軍王

基領前部兵先取鎮南之地師領大軍屯於襄陽聚文武於帳下商議光祿勳鄭褒

曰毋丘儉好謀而無斷文欽有勇而無智今大舉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氣正盛不

可輕敵只宜深溝高壘以挫其銳此亞夫之長策也不監軍王基曰不可淮南之反

非軍民思亂也皆因毋丘儉勢力所逼不得已而從之若大軍一臨必然瓦解不師

曰此言甚妙遂進兵於潁水之上中軍屯於潁橋基曰南頓極好屯兵可提兵星夜

取之若遲則毋丘儉必先至矣不惟要戰又要速戰師遂令王基前部兵來南頓下寨却說毋丘

儉在項城聞知司馬師自來乃聚眾商議先鋒葛雍曰南頓之地依山傍水極好屯

兵若魏兵先占難以驅遣可速取之

為王基所料

儉然其言起兵投南頓來正行之間前

面流星馬報說南頓已有人馬下寨儉不信自到軍前視之果然旌旗遍野營寨齊

整儉回到軍中無計可施忽哨馬飛報東吳孫峻提兵渡江襲壽春來了

孫峻之來如用虎焉

儉大驚曰壽春若失吾歸何處是夜退兵於項城司馬師見母丘儉軍退聚多官商議尚

書傳報曰今儉兵退者憂吳人襲壽春也必回項城分兵拒守將軍可令一軍取樂

嘉城一軍取項城一軍取壽春則淮南之卒必退矣

又由傅

兖州刺史鄧艾足智多謀

又由傅

若領兵遷取樂嘉更以重兵應之破賊不難也師從之急遣使持檄文教鄧艾起

兖州之兵破樂嘉城師隨後引兵到彼會合却說母丘儉在項城不時差人去樂嘉

城哨探只恐有兵來請文欽到營共議欽曰都督勿憂我與拙子文鸯只消五千兵

敢保樂嘉城儉大喜欽父子引五千兵投樂嘉來前軍報說樂嘉城西皆是魏兵約

有萬餘遙望中軍白旄黃鉞皂蓋朱幡簇擁虎帳內豎立一面錦繡帥字旗此必司

師也

馬師也安立營寨尚未完備時文鸯懸鞭立於父側聞知此語乃告父曰趁彼營

寨未成可分兵兩路左右擊之可全勝也欽曰何時可去

文鸯曰今夜黃昏父引二千

此之謂父子安

五百兵從城南殺來兒引二千五百兵從城北殺來三更時分要在魏寨會合

欽從之當晚分兵兩路且說文鸯年方十八歲身長八尺全裝貫甲腰懸鋼鞭綽槍

上馬遙望魏寨而進是夜司馬師到樂嘉立下營寨等鄧艾未至師為眼下新割肉

瘡口疼痛卧於帳中令數百甲士環立護衛三更時分忽然寨內喊聲大震人馬

大亂師急問之人報曰一軍從寨北斬圍直入為首一將勇不可當文為之來先在寨中

師大驚心如大烈眼珠從肉瘡口內迸出想其怒目視曹芳之時當受此報血流遍地疼痛難當又恐有

亂軍心只咬被頭而忍被皆咬爛何便宜原來文鴛軍馬先到一擁而進在寨中左衝

右突所到之處人不敢當有相拒者槍搠鞭打無不被殺此處方實鴛只望父到以為外

應並不見來數番殺到中軍皆被弓弩射回鴛只殺到天明只聽得北邊鼓角喧天

鄧艾之來先在文鴛耳中報軍眼中虛寫鴛回顧從者曰父親不在南面為應却從北至何也妙在不知鴛縱馬看時

只見一軍行如猛風為首一將乃鄧艾也縱馬橫刀大叫曰反賊休走此處方寫鴛大怒

挺槍迎之戰有五十合不分勝負鄧艾又正鬪間魏兵大進前後夾攻鴛部下兵各自

逃走只文鴛單人獨馬衝開魏兵望南而走背後數百員將抖搜精神驟馬追來將

至樂嘉橋邊看看趕上鴛忽然勒回馬大喝一聲直衝入魏將陣中來鋼鞭起處紛

紛落馬各自倒退鴛復緩緩而行魏將聚在一處驚訝曰此人尚敢退我等之

眾即可併力追之於是魏將百員復來追趕鴛勃然大怒曰鼠輩何不惜命也提鞭

撥馬殺入魏將叢中用鞭打死數人復回馬緩轡而行文鴛之勇直與雲

皆被文鴛一人殺退總收一句省筆後人有詩曰

長坂當年獨拒曹子龍從此顯英豪樂嘉城內爭鋒處又見文鴛膽氣高



原來文欽被山路崎嶇迷入谷中行了半夜比及尋路而出天色已曉文驚人馬不

知所向只見魏兵大勝欽不戰而退

老子孫夢

魏兵乘勢追殺欽引兵望壽春而走却說

魏殿中校尉尹大目乃曹爽心腹之人因爽被司馬懿謀殺故事司馬師

報應二司七回中事

殺師報爽之心又素與文欽交厚今見師眼瘤突出不能動止乃入帳告曰文欽本

無反心今被母丘儉逼迫以致如此某去說之必然來降

此是賂司馬師語

師從之大目頂盔貫

甲乘馬來趕文欽看看趕上乃高聲大叫曰文刺史見尹大目麼欽回頭視之大目

除盔放於鞍轡之前以鞭指曰文刺何不忍耐數日也此是大目知師將亡故來留

欽欽不解其意厲聲大罵便欲開弓射之

文欽如此有相無細幹得甚事

大目大哭而回欽收聚人馬奔

壽春時已被諸葛誕引兵取了欲復回項城時胡遵王基鄧艾三路兵皆到欽見勢

危遂投東吳孫峻去了

文欽之投吳如夏後肅之投蜀

却說母丘儉在項城內聽知壽春已失文欽勢敗城

外三路兵到儉遂盡撤城中之兵出戰正與鄧艾相遇儉令葛雍出馬與艾交鋒不

一合被艾一刀斬之引兵殺過陣來母丘儉死戰相拒江淮兵大亂胡遵王基引兵

四面夾攻母丘儉敵不住引十餘騎奪路而走前至慎縣城下縣令宋白開門接入

設席待之儉大醉被白令人殺了將頭獻與魏兵於是淮南平定

此時文欽去了母丘儉死了惟文驚不知下落妙在此處不即

叙明留在後文始見

司馬師卧病不起喚諸葛誕入帳賜以印綬加為征東大將軍都督揚州諸路

軍馬一面班師回許昌師目痛不止每夜只見李豐張緝夏侯玄三人立於榻前

與曹操臨

終見後卷等二十餘人正復相叙

師心神恍惚自料難保令人往洛陽取司馬昭到昭哭拜於床下師遺言

曰吾今權重雖欲卸肩不可得也汝繼我為之大事切不可輕託他人自取滅族之

禍言訖以印綬付之淚流滿面昭正欲問時大叫一聲眼睛迸出而死兩目俱出此目與夫子報時正元

二年二月也於是司馬昭發喪申奏魏主曹髦髦遣使持詔到許昌即命暫留司馬

昭屯軍許昌以防東吳昭心中猶豫未決鍾會曰大將軍新亡人心未定將軍若留

守於此萬一朝廷有變悔之何及司馬昭之有鍾會猶曹芳之有費詡郭嘉年昭從之即起兵還屯洛水之南髦聞

之大驚太尉王肅奏曰昭既繼其兄掌大權陛下可封爵以安之髦遂命王肅持詔

封司馬昭為大將軍錄尚書事昭入朝謝恩畢自此中外大小事情皆歸於昭去一師馬師又

來一司馬○以下按下魏事再叙蜀漢却說西蜀細作哨知此事報入成都姜維奏後主曰司馬師新亡司馬昭

初握重權必不敢擅離洛陽臣請乘間伐魏以復中原後主從之遂命姜維興師伐

魏維到漢中整頓人馬征西大將軍張翼曰蜀地淺狹錢糧淺薄不宜遠征不如據

險守要恤軍愛民此乃國家之計也前文官諫人武臣亦諫維曰不然昔丞相未出茅廬已定三分

天下然且六出祁山以圖中原不幸半途而喪以致功業未成一將前事今吾既受丞相

遺命當盡忠報國以繼其志雖死而無恨也亦學武侯死而後已之語今魏有隙可乘不就此時伐之

更待何時夏侯霸曰將軍之言是也曹芳既廢及後主既死霸之意在報讐故公主於戰可將輕騎先出枹罕若得洮西

南安則諸郡可定張翼曰向者不克而還皆因軍出甚遲也兵法云攻其無備出其



不意今若火連進兵使魏人不能提防必然全勝矣張翼之勇不敵則竟不戰而敗則必連戰於是姜維引兵百

萬望枹罕進發

此是三伐中原

至洮水守邊軍士報知雍州刺史王經副將軍陳泰王經先起

馬步兵七萬來迎姜維分付張翼如此如此又分付夏侯霸如此如此二人領計去

了維乃自引大軍背洮水列陣

妙新調置之死地而後生也

王經引數員牙將出而問曰魏與蜀吳已

成鼎足之勢汝累次入寇何也維曰司馬師無故廢主鄰邦理宜問罪

二句是客此為魏報讐言及夏侯霸之意也

何況讐敵之國乎

一句是主為漢報讐言及姜維之意也

經回顧張明花水劉達朱芳四將曰蜀兵背水為陣敗

則歿於水矣姜維驍勇汝四將可戰之彼若退動便可追擊四將分左右而出來戰

姜維維畧戰數合撥回馬望本營便走王經大驅士馬一齊起來維引兵望洮西而

走將次近水大呼將士曰事急矣諸將何不努力

與魏信成趙之言同

眾將一齊奮力殺回魏兵大

敗張翼夏侯霸抄在魏兵之後分兩路殺來把魏兵困在垓心

方知前分付之計乃此計也

維耀武揚

威殺入魏軍之中左衝右突魏兵大亂自相踐踏死者大半逼入洮水者無數斬首

萬餘疊屍數里

此番大勝又當得風使將

王經引敗兵百騎奮力殺出徑往狄道城而走奔入城中閉

門保守姜維大獲全功犒軍已畢便欲進兵攻打狄道城張翼諫曰將軍功績已成

威聲大震可以止矣今若前進倘不如意正如畫蛇添足也維曰不然向者兵敗尚

欲進取縱橫中原今日洮水一戰魏人膽裂吾料狄道唾手可得汝勿自墮其志也

本欲不勝不止却弄出不敵不止

張翼再三勸諫維不從勒兵來取狄道城却說雍州征西將軍陳泰正欲

起兵與王經報兵敗之警。忽兖州刺史鄧艾引兵到秦，接着禮畢。艾曰：「今奉大將軍之命，特來助將軍破敵。」秦問計於鄧艾。艾曰：「洮水得勝，若招羌人之衆，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吾兵之大患也。今彼不思如此，却圖狄道城，其城垣堅固，急切難攻，空勞兵費力耳。吾今陳兵於項嶺，然後進兵擊之，蜀兵必敗矣。」寫鄧艾有謀以爲今自許志疎不掩陳泰曰：「真妙論也。」遂先撥二十隊兵，每隊五十人，盡帶旌旗鼓角之類，日伏夜行，去狄道城東南高山深谷之中埋伏，只待兵來一齊鳴鼓吹角為應。夜則舉火放礮以驚之。此武侯在漢中時曾操之計調度已畢，專候蜀兵到來。於是陳泰、鄧艾各引二萬兵相繼而進，却說姜維圍住狄道城，令兵八面攻之，連攻數日不下。心中鬱悶，無計可施。是夜黃昏時分，忽三五次流星馬報說：「有兩路兵來。」旗上明書大字一路是征西將軍陳泰，一路是兖州刺史鄧艾。維大驚，遂請夏侯霸商議。霸曰：「吾向嘗為將軍言，鄧艾自幼深明兵法，善曉地理。」應一百七十四回語今領兵到，頗為勁敵。維曰：「彼軍遠來，我休容他住脚，便可擊之。」乃留張翼攻城，命夏侯霸引兵迎陳泰。維自引兵來迎鄧艾。行不到五里，忽然東南一聲礮響，鼓角震地，火光冲天。維縱馬看時，只見週圍皆見魏兵旗號。維大驚曰：「中鄧艾之計矣。」遂傳令教夏侯霸、張翼各棄狄道而退。於是蜀兵皆退歸漢中。維自斷後，只聽得背後鼓聲不絕，維退入劍閣之時，方知火鼓二十餘處皆虛設也。維收兵退屯於鍾提，且說後主因姜維有洮西之功，降詔封維為大將軍。維受了職上表謝恩畢，再議出師。

伐魏之策正是成功不必悉蛇足討賊猶思舊虎威未知此番北伐如何下回分解

第一才子書卷五十六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一百十一回

鄧士載智敗姜伯約

諸葛誕義討司馬昭

姜維一伐中原之後間之以丁奉破魏之事二伐中原之後間之以文鸯反魏之事而三伐四伐更無他事以間之者何也牛頭山之戰全乎敗者也鐵籠山之戰初勝而終敗者也洮西之戰則全乎勝者也不全乎勝則士氣沮全乎勝則士氣銳銳則可以及鋒而用焉此四伐之師所以繼三伐而即出與

鄧艾有五必出之說以料蜀姜維亦有五可勝之說以料魏彼此若合符節而料其出則果出料其勝則不必果勝則以維之所料先為艾之所料故也故知己而不知彼之亦足以知己則不得謂之知己知彼而不知彼之亦料我之知彼則不得謂之知彼

四伐之敗與一伐等蓋一伐之役苟安陷焉四伐之役張嶷死焉其失固相類也然為國討賊雖敗猶榮一伐之時未學武侯之自貶四伐之後亦學武侯之自責君子於其敗而哀其過於其貶而憐其心

有母丘儉之討司馬師於前又有諸葛誕之討司馬昭於後兩人皆魏之忠臣也諸葛兄弟三人分事三國人謂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不知狗亦不易為矣高帝以功臣比之功狗蒯通曰桀犬吠堯亦自此於狗趙盾曰君之藝不若臣

之葵亦自此家將於狗若後世無義之徒正狗之不如耳

司馬昭之攻諸葛誕也賈充勸其挾太后天子以親征此則從前未有之事矣曹操南征北伐豈嘗挾獻帝而俱行乎其挾帝而俱行惟許田射鹿之時則有之至於挾太后而俱行則又何嘗有之乎曹操所不為而司馬昭為之者恐我出而天子在內則曹芳之血詔亦曹髦之所欲發也故必挾天子而後可以無恐也又恐天子雖在外而太后在內則太后之詔可請而城門可開亦未必無曹爽故事也故必挾太后而後可以無恐也凡亂臣賊子欲效前人之所為往往較前人之心又加危較前人之心又加慎嗟乎人之竊弄威福亦欲安意肆志以自娛樂耳乃防患慮禍岌岌不寧至於如此人亦何樂而為亂臣賊子哉

却說姜維退兵屯於鍾堤魏兵屯於狄道城外王經迎接陳泰鄧艾入城拜謝解圍之事設宴相待大賞三軍泰將鄧艾之功申奏魏主曹髦封艾為安西將軍假節領護東羌校尉同陳泰屯兵於雍涼等處鄧艾上表謝恩畢陳泰設宴與鄧艾拜賀曰姜維夜遁其力已竭不敢再出矣先蜀陳泰料敵不中艾笑曰吾料蜀兵其必出有五以反觀鄧艾之智一也秦間其故艾曰蜀兵雖退終有乘勝之勢知後吾兵終有弱敗之實智已其必出一也蜀兵皆是孔明教演精銳之兵容易調遣知後吾將不時更換軍又訓練不熟智已其必出二也蜀兵多以船行之知後吾軍皆是旱地知已勞逸不同其必出三也狄道隴西南安

祁山四處皆是守戰之地蜀人或聲東擊西指南攻北吾兵必須分頭把守知已之蜀兵合為一處而來

兵合為一處而來以一分當我四分

知彼之大

其必出四也若蜀兵自南安隴西則可取

美人之穀為食若出祁山則有麥可就食

知彼之糧易於我但言知已而知已在其中

其必出五也陳泰嘆服曰

公料敵如神蜀兵何足慮哉於是陳泰與鄧艾結為忘年之交

如程普之服周郎

艾遂將雍涼等

處之兵每日操練各處隘口皆立營寨以防不測

以上按下魏國一邊以下再叙蜀漢一邊

却說姜維在鍾堤大

設筵會會集諸將商議伐魏之事令史樊建諫曰將軍屢出未獲全勝今日洮西之

戰魏人既服威名何故又欲出也萬一不利前功盡棄維曰汝等只知魏國地寬人

廣急不可得却不知攻魏者有五可勝

鄧艾五必出姜維五可勝彼此若合符即

眾問之維答曰彼洮西一敗挫

盡銳氣吾兵雖退不曾損折今若進兵一可勝也

鄧艾所言三必出維却算在第二

鄧艾所言一必出維却算在第一

吾兵船載而進不致勞

困彼兵從旱地來迎二可勝也

鄧艾所言三必出維却算在第二

吾兵久經訓練之眾彼皆烏合之徒不曾

有法度三可勝也

鄧艾所言二必出維却算在第三

吾兵有出祁山掠抄秋穀為食四可勝也

鄧艾所言五必出維却算在第四

兵雖各守備軍力分開吾兵一處而去彼安能救五可勝也

鄧艾所言四必出維却算在第五

不在此時代

魏更待何時耶夏侯霸曰父年雖幼而機謀深遠近封為安西將軍之職必於各處

準備非同往日矣

維但能料其兵霸則能料其將

維厲聲曰吾何畏彼哉公等休長他人銳氣滅自己威

風吾意已決必先取隴西眾不敢諫維自領前部令眾將隨後而進於是蜀兵盡離

鍾堤殺奔祁山來此是四伐中原哨馬報說魏兵已先在祁山立下九箇寨柵維不信引數騎

鍾堤殺奔祁山來

此是四伐中原

哨馬報說魏兵已先在祁山立下九箇寨柵維不信引數騎

憑高望之果見祁山九寨勢如長蛇首尾相顧維同顧左右曰夏侯霸之言信不誣

矣此寨形勢絕妙止吾師諸葛丞相能之今觀鄧艾所為不在吾師之下在姜維眼中口

亦未見其人但見其營尚是虛寫遂回本寨喚諸將曰魏人既有準備必知我來矣我料鄧艾必在此間中寫一鄧艾

汝等可虛張我旗號據此谷口下寨每日令百餘騎出哨每出哨一回換一番衣甲

旗號按青黃赤白黑五方旗幟更換以示變之多我却提大兵偷出董亭徑襲南安去了亦是

遂令鮑素屯於祁山谷口維盡率大兵望南安進發却說鄧艾知蜀兵出祁山早與

陳泰下寨準備見蜀兵連日不來搦戰一日五番哨馬出寨或十里十五里而回艾

凭高望畢慌入帳與陳泰曰姜維不在此間一個說鄧艾必在此間果然在此間一個說姜維不

董亭襲南安去了料得如此出寨哨馬只是這幾匹更換衣甲往來哨探其馬皆困乏主將

必無能者陳將軍可引一軍攻之其寨可破也破了寨柵便引兵襲董亭之路先斷

姜維之後先破前寨却斷後路算出陳泰兩路共來我當先引一軍救南安徑取武城山若先占此山頭姜維

必取上却上却有一谷名曰段谷地狹山險正好埋伏彼來爭武城山時我先伏兩

軍於段谷破維必矣先到武城却伏段谷人算出自己兩路兵來泰曰我守隴西二三十年未嘗如此明察地理公

之所言真神算也公可速去吾自攻此處寨柵於是鄧艾引軍星夜倍道而行運到

武城山下寨已畢蜀兵未到即令子鄧忠鄧忠於此出現與帳前校尉師纂各引五千兵先去

段谷埋伏如此如此而行二人受計而去艾令偃旗息鼓以待蜀兵却說姜維從董



亭望南安而來至武城山前謂夏侯霸曰近南安有一山名武城山若先得了可奪

南安之勢只恐鄧艾多謀必先提防

你猜着我我猜着你好看殺人

正疑慮間忽然山上一聲礮響喊聲

大震鼓角齊鳴旌旗遍豎皆是魏兵中央風飄起一黃旗大書鄧艾字樣

未見其人先見其旗又只在姜維

維眼

蜀兵大驚山上數處精兵殺下勢不可當前軍大敗維急率中軍人馬去救時魏

維眼

兵已退

維直來武城山下搗鄧艾戰山上魏兵並不下來

惡甚又但聞其聲不見其人

維令軍士辱罵

至晚方欲退軍山上鼓角齊鳴却又不見魏兵下來

惡甚又但聞其聲不見其人

維欲上山衝殺山上

礮石甚嚴不能得進守至三更欲回山上鼓角又鳴

惡甚又但聞其聲不見其人

維移兵下山屯紮比

及令軍搬運木石方欲堅立為寨山上鼓角又鳴魏兵驟至

三番不下來此處却笑如其來

蜀兵大亂自

相踐踏退回舊寨次日姜維令軍士運糧草車仗至武城山穿連排定欲立起寨柵

以為屯兵之計是夜二更鄧艾令五百人各執火把分兩路下山

三番不下來此處又突如其來

放火燒

車仗兩兵混殺了一夜營寨又立不成維復引兵退再與夏侯霸商議曰南安未得

不如先取上邽上邽乃南安屯糧之所若得上邽南安自危矣

姜維未料到此但先為鄧艾料去了畢竟是鄧艾先猜先着

遂留霸屯於武城山維盡引精兵猛將選取上邽行了一宿將及天明見山勢狹峻

道路崎嶇乃問鄉導官曰此處何名答曰段谷維大驚曰其名不美段谷者斷谷也

倘有人斷其谷口如之奈何

讀書至此令人一驚要說落風坡蜀口川之續矣

正躊躇未決忽前軍來報山後塵頭

大起必有伏兵維急令退兵師纂鄧忠兩軍殺出維且戰且走前面喊聲大震鄧艾

引兵殺到三路夾攻蜀兵大敗幸得夏侯霸引兵殺到魏兵方退救了姜維再欲往祁山霸曰祁山寨已被陳泰打破鮑素陣亡全寨人馬皆退回漢中去了

陳泰打寨在夏侯霸口中處焉

之法維不敢取董亭急投山僻小路而回後面鄧艾急追維令諸軍前進自為斷後正

行之際忽然山中一軍突出乃魏將陳泰也魏兵一聲喊起姜維困在垓心維人馬

困乏左衝右突不能得出盪寇將軍張嶷聞姜維受困引數百騎殺入重圍維因乘

勢殺出嶷被魏兵亂箭射死維得脫重圍復回漢中因感張嶷忠勇歿於王事乃表

贈其子孫於是蜀中將士多有陣亡者皆歸罪於姜維維照武侯街亭舊例乃上表

自貶為後將軍行大將軍事抄舊文章只是不如原稿以上按却說鄧艾見蜀兵退盡乃與陳泰

設宴相賀大賞三軍奏表鄧艾之功司馬昭遣使持節加艾官爵賜印綬并封其子

鄧忠為亭侯時魏主曹髦改正元三年為甘露元年司馬昭自為天下兵馬大都督

出入常令三千鐵甲驍將前後簇擁以為護衛

宛然重卓變相

一應事務不奏朝廷就於相府

裁處宛然曹操後身自此常懷篡逆之心有一心腹人姓賈名充字公闕乃故建威將軍賈逵

之子為昭府下長史充語昭曰今主公掌握大柄四方人心必然未安且當暗訪然

後徐圖大事昭曰吾正欲如此汝可為我東行只推慰勞出征軍士為名以探消息

賈充領命逕到淮南入見鎮東大將軍諸葛誕誕字公休乃瑯琊南陽人即武侯之

族弟也兄弟三人分事三國水大奇向仕於魏因武侯在蜀為相因此不得重用後武侯身亡誕在魏



歷任重職封高平侯總攝兩淮軍馬補敘賈充託名勞軍至淮南見諸葛誕誕當日賈充託名勞軍至淮南見諸葛誕

設宴待之酒至半酣充以言挑誕曰近來洛陽諸賢皆以主上懦弱不堪為君司馬

大將軍三世輔國功德彌天可以禪代魏統末省鈞意若何誕大怒曰汝乃曹豫州

之子世食魏祿安敢出此亂言寫得諸葛誕義形于辭不愧為武侯後果充謝曰某以他人之言告公耳誕曰朝

廷有難吾當以死報之說得漢靈充默然次日辭歸見司馬昭細言其事昭大怒曰鼠輩

安敢如此充曰誕在淮南深得人心又在賈充口中補敘諸葛誕平日久必為患可速除之昭遂暗發密書

與揚州刺史樂琳一面遣使齎詔徵誕為司空誕得了詔書已知是賈充告變遂捉

來使拷問使者曰此事樂琳知之誕曰他如何得知使者曰司馬將軍已令人到揚

州送密書與樂琳矣使者口中泄漏機密妙在不言不顯誕大怒叱左右斬了來使遂起部下兵千人殺奔揚

州來將至南門城門已閉吊橋拽起誕在城下叫門城上並無一人回答誕大怒曰

樂琳匹夫安敢如此遂令將士打城手下十餘驍騎下馬渡河飛身上城殺散軍士

大開城門於是諸葛誕引兵入城乘風放火殺至琳家琳慌上樓避之誕提劍上樓

大喝曰汝父樂進昔日受魏國大恩不思報本反欲順司馬昭耶樂進為曹操舊臣于此提照出來琳未及

回言為誕所殺一面具表數司馬昭之罪使人申奏洛陽申罪致討此母丘儉更是烈烈一面大聚兩淮

屯田戶口十餘萬并揚州新降兵四萬餘人積草屯糧準備進兵又令長史吳綱送

子諸葛澹入吳為質求援務要合兵誅討司馬昭志自可取不必以成敗論之此時東吳丞相孫峻病

亡從弟孫綝輔政。綝字子通，為人強暴，殺大司馬滕胤、將軍呂據、王惇等。

順筆帶叙吳事，綝論葛恪用孫叙。

殺此三人用畧叙省筆之法。

因此權柄皆歸於綝。吳主孫亮雖然聰明，無可奈何。

為後志孫亮廢張本。

於是吳綝將

諸葛觀至石頭城，入拜孫綝。綝問其故。綝曰：「諸葛誕乃蜀漢諸葛武侯之族弟也。」

不說諸葛

瑾之弟而獨說武侯者，因孫峻殺諸葛瑾之子故，也有針線。

向事魏國，今見司馬昭欺君罔上，廢主弄權，欲興師討之，而力

不及，故特來歸降。誠恐無憑，專送親子諸葛觀為質。伏望發兵相助，綝從其請，便遣

大將全惲全端為主將，于詮為合後，朱異、唐咨為先鋒，文欽為鄉導，起兵七萬分三

隊而進。吳綝回壽春報知諸葛誕，誕大喜，遂陳兵淮備。却說諸葛誕表文到洛陽，司

馬昭見了，大怒，欲自往討之。賈充諫曰：「主公乘父兄之基業，恩德未及四海，今棄天

子而去，若一朝有變，後悔何及？不如奏請太后及天子一同出征，可保無虞。」

曹瞞但執天子耳賈

充又教司馬昭執太后愈出愈奇。

昭喜曰：「此言正合吾意。」遂入奏太后曰：「諸葛誕謀反，臣與文武官僚計

議停當，請太后同天子御駕親征，以繼先帝之遺意。」

孫綝將諸葛誕兒子作當頭司馬昭却將太后天子帶在軍中作當頭。

太后畏

懼，只得從之。次日，昭請魏主曹髦起程。髦曰：「大將軍都督天下軍馬，任從調遣，何必

朕自行也？」昭曰：「不然。昔日武祖縱橫四海，文帝明帝有包括宇宙之志，并吞八荒之

心。凡遇大敵，必須自行。」

漢末關奉母氏以行也。

陛下正宜追配先君，掃清故孽，何自畏也？髦畏威權，

只得從之。昭遂下詔，盡起兩都之兵二十六萬，命鎮南將軍王基為正先鋒，安東將

軍陳騫為副先鋒，監軍石苞為左軍，兖州刺史周太為右軍，保護車駕，浩浩蕩蕩，殺

數月而曾不得上方谷一日之雨以淮河之勢而曾不及鐵籠山一井之漲溢此實天意豈人事哉此譙周讐國論之所以作也

譙周讐國論不過以成敗利鈍為言耳其不作於武侯伐魏之時而作於姜維伐魏之時者蓋武侯非所逆觀一語已足以破之矣使人盡明極孰竭愚忠使人盡知天孰盡人事故後世人臣有報國之志者願讀出師表不願讀讐國論

聞魏之釁而起聞吳之敗而止此姜維五伐中原之師所以一出而即返前於三伐四伐之時魏軍中早有一節父為之設謀為之畫策而維與父尚未識面直至此卷而又先見其子後見其父及既見之後而又略見而退未及大決雌雄其事之紆徐文之曲折如此讀書至此又樂得而觀其後矣

却說司馬昭聞諸葛誕會合吳兵前來決戰乃召散騎長史裴秀黃門侍郎鍾會商

議破敵之策鍾會曰吳兵之助諸葛誕實為利也

利與義相背不為義則必為利為利

討賊者義也會以吳人為利則誕之義可知矣

昭從其言遂令石苞周太引兩軍於石頭城埋伏王基陳騫領精兵

在後却令偏將成倅引兵數萬先去誘敵又令陳俊引車仗牛馬驢騾裝載賞軍之物四面聚集於陣中如敵來則棄之是日諸葛誕令吳將朱異在左文欽在右見魏

陣中人馬不整誕乃大驅士馬進進成倅退走誕驅兵掩殺見牛馬驢騾遍滿郊野

南兵爭取無心戀戰

此曹操破文聘之計其驅驢騾之厄亦以此謀

忽然一聲礮響兩路兵殺來左有石苞右有周

大誕大驚急欲退時王基陳騫精兵殺到誕兵大敗司馬昭又引兵接應誕引敗兵

奔入壽春閉門堅守昭令兵四面圍困併力攻城時吳兵退屯安豐魏主車駕駐於

項城鍾會曰今諸葛誕雖賊壽春城中糧草尚多更有吳兵屯安豐以為犄角之勢

今吾兵四面攻圍彼緩則堅守急則死戰吳兵或乘勢夾攻吾軍無益不如三面攻

之留南門大路容賊自走走而擊之可全勝也先昇諸葛誕吳兵遠來糧必不繼我引輕騎

抄在其後可不戰而自破矣吳兵昭撫會背曰君真吾之子房也曹操以荀彧為子房昭又以鍾會為子房前後遙相照映

令王基撤退南門之兵却說吳兵屯於安豐孫綝喚朱異責之曰量一壽春城不能

救安可併吞中原如再不勝必斬一味好殺朱異乃回本寨商議于詮曰今壽春南門不

圍某願領一軍從南門入去助諸葛誕守城將軍與魏兵挑戰我却從城中殺出兩

路夾攻魏兵可破矣此計亦妙但城中增兵則糧愈少耳異然其言於是全懌全端文欽等皆願入城遂同于

詮引兵一萬從南門而入城本城虛一門以待誕之走不想吳兵反從此而入出於意外魏兵不得將令未敢輕敵任吳兵入

城乃報知司馬昭昭曰此欲與朱異內外夾攻以破我軍也乃召王基陳騫分付曰

汝可引五千兵截斷朱異來路從背後擊之于詮所算又早被司馬昭所算二人領命而去朱異正引兵

來忽背後喊聲大起左有王基右有陳騫兩路軍殺來吳兵大敗朱異回見孫綝

大怒曰累敗之將要汝何用叱武士推出斬之一味好殺又責全端子全禕曰若退不得

魏兵汝父子休來見我是顯之降魏於是孫綝自回建業去了鍾會與昭曰今孫綝退去外

無救兵城可圍矣。昭從之。遂催軍攻圍。全祿引兵殺入壽春。見魏兵勢大。尋思進退。

無路遂降司馬昭。

勢所必無

昭加祿為偏將軍。

以殺之

祿感昭恩德。乃修家書與父全。端叔全。

惲言孫綽不仁。不若降魏。將書射入城中。惲得祿書。遂與端引數千人開門出降。諸。

葛誕在城中憂悶。謀士蔣班焦彝進言曰。城中糧少兵多。不能久守。可率吳楚之眾。

與魏兵決一死戰。誕大怒曰。吾欲守汝欲戰。莫非有異心乎。再言必斬。

與孫綽之令無異

二人。

仰天長嘆曰。誕將亡矣。我等不如早降。免至一死。是夜二更時分。蔣焦二人踰城降。

魏司馬昭重用之。

又以賞招之

因此城中雖有敢戰之士。不敢言戰。惟在城中見魏兵四下。

築起土城以防淮水。只望水泛衝倒土城。驅兵擊之。不想自秋至冬。並無霖雨。淮水。

不泛。

豈非天意

城中看看糧盡。文欽在小城內與二子堅守。見軍士漸漸餓倒。只得來告誕。

曰。糧草盡絕。軍士餓損。不如將北方之兵盡放出城。以省其食。

去兵亦所

誕大怒曰。汝。

教我盡去北軍。欲謀我耶。叱左右推出斬之。

又是個英雄

文騫文虎見父被殺。各拔短刀立。

殺數十人。飛身上城一躍而下。越壕赴魏寨投降。司馬昭恨文騫昔日單騎退兵之。

讐言欲斬之。

照應二回

鍾會諫曰。罪在文欽。今文欽已亡。二子勢窮來歸。若殺降將。是堅城。

內人之心也。昭從之。遂召文騫文虎入帳。用好言撫慰。賜駿馬錦衣。加為偏將軍。封。

關內侯。

要殺則竟殺不殺則撫之慰之肅之樣之真是老鴿手段

二子拜謝上馬遶城上叫曰。我二人蒙大將軍赦罪賜爵。

汝等何不早降城內人聞言皆計議曰。文騫乃司馬氏讐人。尚且重用。何況我等乎。

如什方  
後故事

於是皆欲投降諸葛誕聞之大怒日夜自來巡城以殺為威又是一個端做如此安得不敗鍾會知城

中人心已變乃入帳告昭曰可乘此時攻城矣昭大喜遂激三軍四面雲集一齊攻

打守將曾宣獻了北門放魏兵入城必至此誕知魏兵已入慌引麾下數百人自城中小

路突出至吊橋邊正撞著胡遵手起刀落斬誕於馬下數百人皆被縛必至此王基引兵

殺到西門正遇吳將于詮基大喝曰何不早降詮大怒曰受命而出為人救難既不

能救又降他人義所不為也乃擲盔於地大呼曰人生在世得死於戰場者幸耳急

揮刀死戰三十餘合人困馬乏為亂軍所殺孔曰成仁孟曰取義于義有焉後人有詩讚曰

司馬當年圍壽春降兵無數拜車塵東吳雖有英雄士誰及于詮肯殺身

司馬昭入壽春將諸葛誕老少盡皆梟首滅其三族武士將所擒諸葛誕部卒數百

人縛至昭曰汝等降否眾皆大叫曰願與諸葛公同死決不降汝有卒如此可不昭大怒

叱武士盡縛於城外逐一問曰降者免死並無一人言降直殺至盡終無一人降者

與張飛鳴  
之事相似昭深加嘆息不已令皆埋之後人有詩讚曰

忠臣矢志不偷生諸葛公休帳下兵薤露歌聲應未斷遺蹤直欲繼田橫

却說吳兵大半降魏裴秀告司馬昭曰吳兵老小盡在東南江淮之地今若留之久

必為變不如坑之李膺不封侯只為殺降之故何秀之不仁也鍾會曰不然古之用兵者全國為上戮其元惡而

已若盡坑之是不仁也不如放歸江南以顯中國之寬大會之言與秀天淵宜獨為夏侯霸之所稱許昭曰此妙



論也遂將吳兵盡皆放歸本國

從來成大事者必能用善言

唐咨因懼孫綝不敢回國亦來投魏昭皆

重用令分布三河之地淮南已平正欲退兵忽報西蜀姜維引兵來取長城遂截糧

草

姜維此來先在司馬昭一邊聽得又是一樣筆法

昭大驚與多官計議退兵之策時蜀漢延熙二十年改為景耀元

年姜維在漢中選川將兩員每日操練人馬一是蔣舒一是傅僉二人頗有膽勇維

甚愛之忽報淮南諸葛誕起兵討司馬昭東吳孫綝助之昭大起兩淮之兵挾魏太

后并魏主一同出征去了

只聽得一半

維大喜曰吾今番大事濟矣

遂表奏後主願興兵

黃皓

黃皓事指謂周口中叙出

不理國

事只圖歡樂伯約累欲征伐不恤軍士國將危矣乃作讐國論一篇寄與姜維維拆

封視之論曰

或問古往能以弱勝強者其術何如曰處大國無患者恒多慢處小國有憂者恒

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養民以少取多勾踐卹眾以弱

斃強此其術也或曰曩者楚強漢弱約分鴻溝張良以為民志既定則難動也率

兵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勾踐之事乎曰商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當

此之時雖有漢祖安能仗劍取天下乎及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

於是豪傑並爭今我與彼皆專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

勢故可以為文王雖為漢祖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

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黷征不幸遇難雖有智者不能謀之矣

姜維看畢大怒曰此腐儒之論也擲之於地遂提川兵來取中原又問傅僉曰以公度之可出何地僉曰魏屯糧草皆在長城今可逕取駱谷度沈嶺直到長城先燒糧

草

魏兵集次衝易之糧今則是蜀兵取魏之糧反而用之又變一樣文法

然後直取秦川則中原指日可得矣維曰公之見與吾

計暗合也即提兵逕取駱谷度沈嶺望長城而來

此是五伐中原

却說長城鎮守將軍司馬望

乃司馬昭之族兄也城內糧草甚多人馬却少望聽知蜀兵到急與王真李鵬二將

引兵離城二十里下寨次日蜀兵來到望引二將出陣姜維出馬指望而言曰今司

馬昭遷主於軍中必有李傕郭汜之意也

五應第九回中事

吾今奉朝廷明命前來問罪汝等早

降若還愚迷全家誅戮望大聲而答曰汝等無禮數犯上國如不早退令汝片甲不

歸言未畢望背後王真挺槍出馬蜀陣中傅僉出迎戰不十合僉賣個破綻王真便

挺槍來刺傅僉閃過活捉真於馬上便回本陣李鵬大怒縱馬輪刀來救僉故意放

慢等李鵬將近努力擲真於地暗掣四楞鐵鎗在手鵬趕上舉刀待砍傅僉偷身回

顧向李鵬面門只一鎗打得眼珠迸出死於馬下

蜀傳僉不惟能謀且又能勇

王真被蜀軍亂槍刺死

姜維驅兵大進司馬望棄寨入城閉門不出維下令曰軍士今夜且歇一宿以養銳

氣來日須要入城次日平明蜀兵爭先大進一擁至城下用火箭火礮打入城中城

上草屋一派燒着魏兵自亂維又令人取乾柴堆滿城下一齊放火烈焰冲天

幾同博望新野



城已將陷。魏兵在城內。噉啣痛哭。聲聞四野。正攻打之間。忽然背後喊聲大震。維勒

馬回看。只見魏兵鼓譟搖旗。浩浩而來。來得維遂令後隊為前隊。自立於門旗下。候之。

只見魏陣中一小將。全裝貫帶。挺槍縱馬而出。年約二十餘歲。面如傅粉。唇似抹朱。

厲聲大叫曰。認得鄧將軍否。小小年紀。便前油嘴。維自思曰。此必是鄧艾矣。在姜維意中。虛猜一鄧艾。挺槍縱馬而來。

二人抖擻精神。戰到三四十合。不分勝負。那小將軍槍法無半點放閒。維心中自思。

不用此計。安得勝乎。便撥馬望左邊山路中而走。那小將驟馬追來。維挂住鋼槍。暗

取鵬弓羽箭射之。那小將眼乖。早已見了弓弦響處。把身望前一倒。放過羽箭。維回

頭看小將已到。挺槍來刺。維閃過。那槍從肋旁邊過。被維挾住。那小將棄槍望前陣

而走。維嗟嘆曰。可惜。可惜。再撥馬趕來。追至陣門前。一將提刀而出曰。姜維匹夫。勿

趕吾兒。鄧艾在此。在姜維耳中。實聽一鄧艾。維大驚。原來小將乃鄧艾之子鄧忠也。此處方纔叙明前文之意。今

家子如其父。就則艾艾其有兩艾。屬今不止一屬矣。維暗稱奇。欲戰鄧艾。又恐馬乏。乃虛指艾曰。吾今日識汝父子也。

幸會。且各收兵。來日決戰。艾見戰場不利。亦勒馬應曰。既如此。各自收兵。暗算者非丈

夫也。於是兩軍皆退。鄧艾據渭水下寨。姜維跨兩山安營。艾見蜀兵地理乃作書與

司馬望曰。我等切不可戰。只宜固守。待關中兵至時。蜀兵糧草皆盡。三面攻之。無不

勝也。今遣長子鄧忠相助守城。一面差人於司馬昭處求救。却說姜維令人於艾寨

中下戰書。約來日大戰。艾佯應之。亞。次日五更。維令三軍造飯。平明布陣。等候艾營。

中偃旗息鼓却如無人之狀極隱維至晚方回次日又令人下戰書責以失期之罪父

以酒食相待答曰微軀小疾有誤相持明日會戰却像回次日維又引兵來父仍前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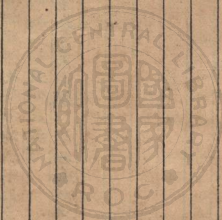
出如司馬懿如此五六番總教一傳白省筆僉謂維曰此必有謀也宜防之維曰此必捫關中兵到

三面擊吾耳吾今令人持書與東吳孫綝使併力攻之忽探馬報說司馬昭攻打壽

春殺了諸葛誕吳兵皆降昭班師回洛陽便欲引兵來救長城司馬昭一邊事在姜維

驚曰今番伐魏又成畫餅矣不如且回正是

已嘆四番難奏績又嗟五度未成功未知如何退兵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才子書卷五十七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一百十三回 丁奉定計斬孫綝

姜維關陣破鄧艾

天之報惡人有報之奇者有報之正者曹丕以臣廢君而司馬師亦以臣廢君此如其事以報之者也報之奇者也孫綝以臣廢君而孫休乃以君滅臣此反其事以報之者也報之正者也天所為報之奇者不可訓則還以報之正者訓天下而已矣

吳之有孫綝猶魏之有曹爽也而司馬懿以異姓去宗室而政不復歸於曹丁奉亦以異姓去宗室而政猶歸於孫則何也孫峻之後有孫綝猶司馬懿之後有師昭也毋丘儉諸葛誕以起兵討師昭而不勝丁奉張布以杯酒殺孫綝而有餘則又何也曰魏之得國也以篡吳之得國也不以篡故魏之將滅天必假手於其臣而吳之將滅天不必假手於其臣耳

獻帝謀誅權臣而一洩于國舅董承再洩于國丈伏完有兩事焉若曹芳託國丈而事洩止如漢之一事也孫亮則因國舅以及國丈而事洩是一事而合漢之兩事也且伏完為后父而張緝亦為后父董承受血詔而張緝亦受血詔則以魏之一人兼為漢之兩人董承不必有父而全紀有父伏完不必有兒而全尚有兒則又以魏之兩家并為吳之一家讀三國者讀至後幅有與前事相犯而讀之更無

一毫相犯愈出愈幻豈非今古奇觀

雍糾之妻祭仲之女也而以父殺夫非也。盧蒲癸之妻慶舍之女也而以夫殺父亦非也。況全尚之妻乃以兄之故而殺其夫。又以兄之故而并殺其子乎。然君子不責全尚之妻而責全尚何也。國家之事而謀及婦人宜其敗也。知其必敗不可以學雍糾。即幸而不至于敗不可以學盧蒲癸。

孫亮知黃門之小過而劉禪不能識黃門之大奸。孫綝知鄰國之是非而劉禪不能知本國之得失。先主之後人不及孫權之後人遠矣。作者合而叙之使人於相形之下見其短長云。

吳主以蜀有內侍之亂而特使人以敵國之外患警之。此絕妙關筭處。亦絕妙伏線處。何謂關筭。姜維因外患而動則伐魏之筭于此關也。何謂伏線。姜維因內侍而歸則班師之線又于此伏也。叙事作文如此結構可謂匠心。

武侯以出祁山而勝。姜維亦以出祁山而勝。姜維能繼武侯則姜維之九伐中原即謂是武侯之六出祁山可也。且其事多有彷彿者。武侯與仲達關陣法。姜維亦與鄧艾關陣法。而武侯關陣只是一番。姜維關陣却有兩番。鄧艾之關陣是真。即以關陣破之。司馬望之關陣是假。又不必以關陣破之。則姜維又得武侯之意而化之矣。武侯好布八門陣。姜維好布長蛇陣。武侯布八門陣於祁山。先有魚腹浦。

邊之石以為之端。姜維布長蛇陣于祁山。先有天水城外之火。以為之端。陸遜不遇黃承彥。則必亡。鄧艾不得司馬望。則必死。一樣驚人。一樣出色。每聞讀三國志者。謂武侯死後。便不堪寓目。今試觀此篇。與武侯存日。豈有異哉。

司馬懿用反間之計。退武侯。鄧艾亦用反間之計。退姜維。誠前後一轍矣。然司馬懿即以蜀人苟安為反間。是以蜀間蜀。鄧艾必使魏人黨均行反間。是以魏間蜀也。顧使蜀中無黃皓。魏即遣百黨。均亦何益哉。然則鄧艾之計。仍謂之以蜀間蜀也。可。

却說姜維恐救兵到。先將軍器車仗。一應軍需。步兵先退。然後將馬軍斷後。細作報知鄧艾。艾笑曰。姜維知大將軍兵到。故先退去。不必追之。追則中彼之計也。乃令人哨探回報。果然駱谷窄狹之處。堆積柴草。準備要燒追兵。

精早燒追兵之計。不在姜維。而在黃皓。却在探馬口中虛報。

眾皆稱

父曰。將軍真神算也。遂遣使齎表奏聞。於是司馬昭大喜。又奏賞鄧艾。

以下接下節。魏事叙東吳。

却說東

吳大將軍孫綝。聽知全端唐咨等降魏。勃然大怒。將各人家眷盡皆斬之。

與先主不殺黃權家屬。厚相

去天

吳主孫亮時年方十七。見綝殺戮太過。心甚不然。一日出西苑。因食生梅。令黃門

取蜜須臾。取至。見蜜內有鼠輩數塊。召藏吏責之。藏吏叩首曰。臣封閉甚嚴。安有鼠

輩。亮曰。黃門曾向爾求蜜食否。

問得

藏吏曰。黃門於數日前。曾求蜜食。臣實不敢與。亮

指黃門曰。此必汝怒藏吏。不與爾蜜。故置鼠於蜜中。以陷之也。

一語

黃門不服。亮



曰此事易知耳。若冀久在蜜中，則內外皆濕。若新在蜜中，則外濕內燥。小智耳也命剖視

之。果然內燥黃門服罪。亮之聰明大抵如此。載一小事之明以見其大事之察，誠無大事可叙者以大事俱歸于孫緄故耳。雖然聰明却

被孫緄把持，不能主張。緄之弟威遠將軍孫據入蒼龍宿衛，武衛將軍孫恩偏將軍

孫幹長水校尉孫闓分屯諸營。孫緄父子兄弟五人與曹英兄弟三人正復相似。一日吳主孫亮悶坐黃門侍郎全紀

在側。紀乃國舅也。亮因泣告曰：「孫緄專權妄殺，欺朕太甚。今不圖之，必為後患。」如曹芳之害朕，何如孫

紀曰：「陛下但有用臣處，臣萬死不辭。」亮曰：「卿可只今點起禁兵，與將軍劉丞各守城

門。朕自出殺孫緄。」如曹芳之自討司馬昭，一淚親戚却在孫亮口中叙明。但此事切不可令卿母知之。卿母乃緄之姊也。倘若漏洩，

誤朕非輕。一淚親戚却在孫亮口中叙明。紀曰：「乞陛下草詔與臣臨行事之時。」臣將詔示，便使緄手下人

皆不敢妄動。亮從之，即寫密詔付紀。密詔請而後與較曹芳之自書血詔付張繡，又是不同。紀受詔歸家，密告其父全尚

尚知此事，乃告妻曰：「三日內殺孫緄矣。」子不告其母而夫乃告其妻，可見夫妻之情密于子母也。為之一嘆。妻曰：「殺之是也，口雖應

之，却私令人持書報知孫緄。」不顧其夫不顧其子而但以內家為重，今之婦人多有之矣。又為之一嘆。緄大怒，當夜便喚弟兄四人點起

精兵先圍大內一面，將全尚劉丞併其家小俱拏下。比及平明，吳主孫亮聽得宮門

外金鼓大震，內侍慌入奏曰：「孫緄引兵圍了內苑，亮大怒，指全后罵曰：『汝父兄誤我

大事矣。』乃拔劍欲出，全后與侍中近臣皆牽其衣而哭，不放亮出。孫緄先將全尚劉

丞等殺訖。一個婦人送了老公與兒子也。然後召文武於朝內下令曰：「主上荒淫久病，昏亂無道，不可以奉

宗廟。今當廢之。汝諸文武敢有不從者，以謀叛論。」眾皆畏懼，應曰：「願從將軍之令。」尚

書桓懿大怒從班部中挺然而出指孫綝大罵曰今上乃聰明之主汝何敢出此亂言吾寧死不從賊臣之命

全紀不得為孝子桓懿乃可謂忠臣

綝大怒自拔劍斬之即入內指吳主孫亮罵曰

無道昏君本當誅戮以謝天下看先帝之面廢汝為會稽王吾自選有德者立之叱中書郎李崇奪其印綬命鄧程收之亮大哭而去

與司馬師廢曹芳一樣手段

後人有詩嘆曰

亂賊誣伊尹

奸臣冒霍光

可憐聰明主

不得泣朝堂

孫綝遣宗正孫楷中書郎董朝往虎林迎請瑯琊王孫休為君休字子烈乃孫權第

六子也在虎林夜夢乘龍上天回顧不見龍尾失驚而覺

乘龍者應在為君無尾應在其子之不得立也

次日孫楷

董朝至拜請回都行至曲阿有一老人自稱姓干名休叩頭言曰事久必變願殿下

速行休謝之行至布塞亭孫思將軍駕來迎休不敢乘輦乃坐小車而入百官拜謁

道傍休慌忙下車答禮孫綝出令扶起請入大殿升御座即天子位休再三謙讓方

受玉璽文武官將朝賀已畢大赦天下改元永安元年封孫綝為丞相荊州牧多官

各有封賞又封兄之子孫皓為烏程侯

為後文孫綝位張本

孫綝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吳

主孫休恐其內變陽示恩罷內實防之綝驕橫愈甚冬十二月綝奉牛酒入宮上壽

吳主孫休不受綝怒乃以牛酒詣左將將張布府中共飲酒酣乃謂布曰我初廢會

稽王時人皆勸吾為君吾為今上賢故立之今我上壽而見拒是將我等閒相待吾

早晚教你看

周郎對峙幹醉語是假孫綝對張布醉語是真

布聞言唯唯而已次日布入宮密奏孫休休大懼日夜

不安數日內孫綝遣中書郎孟宗撥與中營所管精兵一萬五千出屯武昌又盡將

武庫內軍器與之於是將軍魏遼武衛士施朔二人密奏孫休曰綝調兵在外又搬

盡武庫內軍器早晚必為變矣孫休此時休大驚急召張布計議布奏曰老將丁奉計畧

過人能斷大事可與議之休乃召奉入內密告其事奉奏曰陛下勿憂臣有一計為

國除害休問何計奉曰來朝臘日只推大會羣臣召綝赴席臣自有調遣休大喜奉

令魏遼施朔為外事張布為內應是夜狂風大作飛沙走石將老樹連根拔起天明

風定使者奉旨來請孫綝入宮赴宴孫綝方起床平地如人推倒與諸葛亮大衝衣孝心

中不悅使者十餘人簇擁入內家人止之曰一夜狂風不息今早又無故驚倒恐非

吉兆不可赴宴與諸葛亮入朝綝曰我兄弟共典禁兵誰敢近身倘有變動於府中放火

為號囑訖升車入內吳主孫休慌下御座迎之請綝高坐酒行數巡與諸葛亮飲眾驚曰

宮外望有火起此是丁奉等在外放火綝便欲起身休止之曰丞相穩便外兵自多何必懼哉

言未畢左將軍張布拔劍在手引武士三十餘人搶上殿來口中厲聲而言曰有詔

擒反賊孫綝令人追想孫綝綝急欲走時早被武士擒下綝叩頭曰願從交州歸田里休

叱曰爾何不從滕胤呂據王惇耶即以前事問命推下斬之於是張布牽孫綝下殿東斬

訖前謂布云吾早晚殺你從者皆不敢動布宣詔曰罪在孫綝一人餘皆不問眾心乃安布

請孫休升五鳳樓丁奉魏遼施朔等擒孫綝兄弟至張布一邊用寶刀丁奉等休命盡斬于

市宗黨死者數百人滅其三族命軍士掘開孫峻墳墓戮其屍首將被害諸葛恪膝

胤呂據王惇等家重建墳墓以表其忠其牽累流遠者皆赦還鄉里舊案丁奉等重加

封賞馳書報入成都後主劉禪遣使回賀吳使薛瑒答禮使命往來報得簡恩省筆之法瑒自蜀中歸吳

主孫休問蜀中近日作何舉動薛瑒奏曰近日常侍黃皓用事公卿多阿付之入

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有菜色所謂燕雀處堂不知大厦之將焚者也西蜀事在吳使口中

無意蜀來只為後文姜維回兵伏線休嘆曰若諸葛武侯在時何至如此乎於是又寫國書教人齎入成都說

司馬昭不日篡魏必將侵吳蜀以示威彼此各宜準備因其不知內憂故以外患動之姜維聽得此信忻

然上表再議出師伐魏魏雖休本欲以外患動其內憂姜維却舍內憂而圖其外患絕妙詞句時蜀漢景耀元年冬大將軍姜維以廖

化張翼為先鋒王含蔣斌為左軍蔣舒傅僉為右軍胡濟為合後維與夏侯霸總中

軍共起蜀兵二十萬拜辭後主選到漢中與夏侯霸商議當先攻取何地霸曰祁山

乃用武之地可以進兵故丞相昔日六出祁山因他處不可出也總照數卷以前之事維從其言遂

令三軍並望祁山進發此是六伐中原至谷口下寨時鄧艾正在祁山寨中整點隴右之兵忽

流星馬到報說蜀兵現下三寨于谷口艾聽知遂登高看了回寨升帳大喜曰不出

我之所料也原來鄧艾先度了地脉故留蜀兵下寨之地地中自祁山寨直至蜀寨

早挖了地道待蜀兵至時於中取事鄧艾一邊事却從此處補出此時姜維至谷口分作三寨地道正

在左寨之中乃王含蔣斌下寨之處鄧艾喚子鄧忠與師纂各引一萬兵為左右衝

第一回

擊却喚副將鄭倫引五百掘子軍於當夜二更逕於地道直至左營從帳後地下擁

出以攻城之法攻營不從天降却從地出却說王含蔣斌因立寨未定恐魏兵來劫寨不敢解甲而寢忽聞中

軍大亂急綽兵器上得馬時寨外鄧忠引兵殺到內外夾攻王蔣二將奮死抵敵不

住棄寨而走姜維在帳中聽得左寨中大喊料道有內應外合之兵遂急上馬立於

中軍帳前傳令曰如有妄動者斬便有敵兵到營邊休要問他只管以弓弩射之一

面傳示右營亦不許妄動與張遼之守合配仿佛相似果然魏兵十餘次衝擊皆被射回只衝殺到天

明魏兵不敢殺入此處却無地孔可鑽但能堅入不能橫進鄧艾收兵回寨乃嘆曰姜維深得孔明之法兵在夜

而不驚將聞變而不亂真將才也次日王含蔣斌收聚敗兵伏於大寨前請罪維曰

非汝等之罪乃我不明地脉之故也諺云以爲不知焉又撥軍馬令二將安營詔却將傷死屍身

填於地道之中以土掩之以地道爲易人之塚表哉令人下戰書單搦鄧艾來日交鋒艾忻然應之次

日兩軍列於祁山之前維按武侯八陣之法依天地風雲鳥蛇龍虎之形分布已定

鄧艾出馬見維布成八卦乃亦布之左右前後門戶一般前有武侯與仲達關陣今又有姜維與鄧艾關陣前是仲達先布各以一樣此是

却艾後布却艾後布維持槍縱馬大叫曰汝效我排八陣亦能變陣否艾笑曰汝道此陣只汝能布

耶我既會布陣豈不知變陣艾便勒馬入陣令執法官把旗左右招颺變成八八六

十四個門戶看復出陣前曰我變法若何維曰雖然不差汝敢與吾入陣相圍麼前次

姜維連打陣今姜維却艾曰有何不敢兩軍各依隊伍而進艾在軍中調遣兩軍衝突陣法

不曾錯動姜維到中門把旗一招忽然變成長蛇捲地陣

前文會做穿山甲今却過了地地蛇

將鄧艾困在孩

心四面喊聲大震艾不知其陣心中大驚蜀兵漸漸逼近艾引眾將衝突不出只聽

得蜀兵齊叫曰鄧艾早降艾仰天長嘆曰我一時自逞其能中姜維之計矣

請至此人拍案一快

忽然西北角上一彪軍殺入艾見是魏兵遂乘勢殺出救鄧艾者乃司馬望也

出於意外令人

一嘆此及救出鄧艾時祁山九寨皆被蜀兵所奪

請至此又令人拍案一快

艾引敗兵退於渭水南下寨

艾謂望曰公何以知此陣法而救出我也望曰我幼年遊學荆南曾與崔州平石廣

元為友講論此陣

此二人從先生三顧時叙之已久不復提起忽于此處照應出來妙極

今日姜維所變者乃長蛇捲地陣也若他處

擊之必不可破吾見其頭在西北故從西北擊之自破矣

蛇無頭而不行

艾謝曰我雖學得陣

法實不知變法公既如此法來日以此法復奪祁山寨棚如何望曰我之所學恐瞞

不過姜維父曰來日公在陣上與他鬪陣法我却引一軍暗襲祁山之後兩下混戰

可奪舊寨也

不特以鬪陣勝之却欲以詐鬪陣勝之

於是令鄭倫為先鋒艾自引軍襲山後一面令人下戰書

搦姜維來日鬪陣法

來自候教伏惟光臨

維批回去訖乃謂眾將曰吾受武侯所傳密書此陣變法

共三百六十五樣按周天之數今搦吾鬪陣法乃班門弄斧耳但中間必有詐謀公

等知之乎

妙在姜維不自覺

廖化曰此必賺我鬪法却引一軍襲我後也

妙在等廖化說出此意

維笑曰正合我

意即令張翼廖化引一萬兵去山後埋伏次日姜維盡拔九寨之兵分布於祁山之

前司馬望引兵離了渭南逕到祁山之前出馬與姜維答話維曰汝請吾鬪陣法汝



先布與我看望布成了八卦維笑曰此即吾所布八陣之法也汝今盜襲何足為奇

今人都是盜襲那個是自已做出來的

望曰汝亦竊他人之法耳維曰此陣凡有幾變望笑曰我既能布豈不

會變此陣有九九八十一變

此是維學問沒有一年便學出來此試極像今日子弟見高幾句文字便欲出來會考也

維笑曰汝試變來望入陣變

了數番復出陣曰汝識我變否維笑曰吾陣法按周天三百六十五變汝乃井底之

蛙安知玄奧乎望自知有此變法實不曾學全乃勉強祈辨曰我不信汝試變來

之數反不信維博之人往往如此

維曰汝教鄧艾出來我當布與他看望曰鄧將軍自有良謀不好陣法維

大笑曰有何良謀不過教汝賺吾在此布陣他却引兵襲我山後耳

此言洞見肺腑勝領教陣法多矣

望大

驚恰欲進兵混戰被維以鞭梢一指兩翼兵先出殺的那魏兵棄甲拋戈各逃性命

讀至此可令人拍案一嘆此時蜀兵亦有長蛇捲之勢

却說鄧艾催督先鋒鄭倫來襲山後倫方轉過山角忽然一聲礮

響鼓角喧天伏兵殺出為首大將乃廖化也二人未及答話兩馬交處被廖化一刀

斬鄭倫於馬下

陣不會開亦不經開

鄧艾大驚急勒兵退時張翼引一軍殺到兩下夾攻魏兵大

敗艾捨命突出身被四箭

請至此又令人拍案一嘆郭淮箭使死鄧艾四箭不死大是使倖

奔到渭南寨時司馬望亦到二人商

議退兵之策望曰近日蜀主劉禪寵幸中貴黃皓日夜以酒色為樂

正與吳使韓瑀語相應

可用反

間計召回姜維此危可解

如此良謀勝國陣法

艾問眾謀士曰誰可入蜀交通黃皓言未畢一人應

聲曰某願往艾視之乃襄陽黨均也艾大喜即令黨均齎金珠寶物逕到成都結連

黃皓

關人偏如金玉正不知欲傳與何人可變一散

布散流言說姜維怨望天子不久投魏

與蜀安諸孔

於是成都人人所

說皆同黃皓奏知後主即遣人星夜宣姜維入朝謂至此又令人廢書一嘆却說姜維連日搦戰鄧艾堅守不出維心中甚疑忽使命至詔維入朝維不知何事只得班師回朝鄧艾司馬望知姜維中計遂拔渭南之兵隨後掩殺正是

樂毅伐齊遭間阻岳飛破敵被讒回 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百十四回

曹髦驅車死南闕

姜維棄糧勝魏兵

有司馬師之廢曹芳於前又有司馬昭之弑曹髦於後天之報曹氏毋乃太過與曰非過也曹芳為乞養之子則未必其為操與丕之孫也於其非孫者報之不若於其真為孫者報之之為快也且以非孫而冒孫者斬其祀又不若去一冒孫者立一是孫者而終至於奪其祀之為奇也蒼蒼者之巧於報反如此後世奸雄尚其鑒哉

或謂奸雄將作亂於內必先立威於外則司馬昭之弑君當在伐蜀之後或謂奸雄將定難於外必先除患於內則司馬昭之弑君又當在滅蜀之前由前之論是孫休之所慮也由後之論是賈充之所勸也然而弑君之事人固難之矣司馬昭不自弑之而使賈充弑之賈充又不自弑之而使成濟弑之所以然者誠畏弑君之名而避之耳孰知論者不歸罪於濟而歸罪於充又不獨歸罪於充而歸罪於昭然則雖畏而欲避而何所容其避哉春秋誅亂賊必誅其首有以夫

趙盾不以趙穿之弑君為己辜司馬孚能以昭之弑君為己罪然則由陳泰言之有進於賈充者以充為次由司馬孚言之又有進於昭者而昭又為次矣故依齊南史之書法當以司馬昭為崔杼依晉董狐之書法又當以司馬孚為趙盾陳泰之舅舅不如甥王經之母母不如子泰不死而其義不朽經能死而其忠愈不朽君子以髦之死為不足惜者所以報先世為人臣而篡國之辜而仍以經之死為足嘉者所以正後世為人臣而從賊之義

曹操以周文自比司馬昭亦以周文自比然操比周文則竟比周文耳昭則自言學曹操之比周文直自比曹操也操欲學周文則篡國之意猶隱然於言外昭欲學曹操則篡國之意已顯然於言中雖同一篡賊而一前一後又有升降之異焉蔡和蔡中實為蔡瑁之弟猶不為周郎之所信王瑾本非王經之族安得不為姜維之所料乎縱使姜維信之而夏侯霸必能識之則鄧艾之詐又踈於曹操矣武侯知鄭文之詐而先斬鄭文故有得而無失姜維知王瑾之詐而不先斬王瑾安能有得而無失乎糧與棧道雖王瑾焚之無異於維自焚之則姜維之智終遜於武侯矣文有後事勝於前事者不觀後事之深不知前事之淺則後文不可不讀有後事不如前事者不觀後事之踈不見前事之密則後文又不可不讀

却說姜維傳令退兵庾化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今雖有詔未可動也庾化之言只說君命張

翼曰蜀人為大將軍連年動兵皆有怨望不如乘此得勝之時收同人馬以安民心

再作良圖

張翼之言是從民心起見

維曰善遂令各軍依法而退命廖化張翼斷後以防魏兵追襲却

說鄧艾引兵追趕只見前面蜀兵旗幟整齊人馬徐徐而退艾嘆曰姜維深得武侯

之法也

鄧艾每讚姜維必謂武侯可見文

因此不敢追趕勒軍回祁山寨去了且說姜維至成都

入見後主問召回之故後主曰朕為卿在邊庭久不還師恐勞軍士故詔卿回朝別

無他意維曰臣已得祁山之寨正欲收功不期半途而廢此必中鄧艾反間之計矣

後主默然不語

活畫一帝

姜維又奏曰臣誓討賊以報國恩陛下休聽小人之言致生疑

慮後主良久乃曰朕不疑卿卿且漢中侯魏國有變再伐之可也

桓溫氣力強却早為後卷七伐中原伏線

姜維嘆

息出朝自投漢中去訖

以下按下蜀漢再敘魏事

却說黨均回到祁山寨中報知此事鄧艾與司馬望

曰君臣不和必有內變就令黨均入洛陽報知司馬昭昭大喜便有圖蜀之心

早為一百十六回伏

筆乃問中護軍費充曰吾今伐蜀如何充曰未可伐也天子方疑主公若一旦輕出

內難必作矣

鄧艾方說蜀有內變費充却說魏有內變借伐蜀轉出魏主關其甚奇

舊年黃龍兩見於寧陵井中

魏初改年號使曰黃初自以為土德王蓋色尚黃也黃龍正應

曹氏之象井中正應幽沉之象兩見者正應曹氏被弒之徵又有曹爽被篡也

羣臣表賀以為祥瑞天子曰非祥瑞也龍者君象乃上不在

天下不在田而在井中是幽囚之兆也遂作潛龍詩一首詩中之意明明道著主公

曹髦作詩之事却在賈其詩曰

傷哉龍受困不能躍深淵上不飛天漢下不見於田蟠居於井底鯁鱗舞其前藏

牙伏爪甲嗟我亦同然

漢少帝飛燕之時興也賦也曹髦黃龍之詩此也不謂言回之後忽有其對

司馬昭聞之大怒謂賈充曰此人欲效曹芳也

此人公何人若不早圖彼必害我

彼者何人充曰某

願為主公早晚圖之時魏甘露五年夏四月司馬昭帶劍上殿髦起迎之羣臣皆奏

曰大將軍功德巍巍合為晉公加九錫髦低頭不答昭厲聲曰吾父子兄弟三人有

大功於魏今為晉公得毋不宜耶

曹操受九錫尚能假意託辭昭馬昭受尤錫即是公威素取尤而效之殆有其焉

髦乃應曰敢不如命

昭曰潛龍之詩視吾等如鯢鱣是何禮也

天子以字字服

髦不能答昭冷笑下殿眾官凜

然髦歸後宮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三人入內計議髦泣曰司馬昭

將懷篡逆人所共知朕不能坐受廢辱卿等可助朕討之

不能為勿用之潛龍却殺為有悔之亢龍矣

王經奏曰不

可昔魯繆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今重權已歸司馬氏久矣内外公卿不顧順逆之

理阿附奸賊非一人也

如王敬王朝之助曹王

且陛下宿衛寥弱無用命之人陛下若不隱忍禍莫

大焉且宜緩圖不可造次髦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朕意已決便死何懼

詔即入告太后王沈王業謂王經曰事已急矣我等不可自取滅族之禍當往司馬

公府中出首以免一死

人心不附曹而附昭果如王經之言

經大怒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敢懷二心乎

不肯輕動之人

正是賊死之士

王沈王業見經不從逕自往報司馬昭去了少頃魏主曹髦出內令護衛焦伯

聚集殿中宿衛蒼頭官僮三百餘人

曹操使前虎衛軍動以驚計今何如此其憤也

鼓譟而出髦仗劍升輦叱左右

逕出南闕王經伏於輦前大哭而諫曰今陛下領數百人伐昭是驅羊而入虎口耳

以龍自況王經乃比之以羊

空死無益臣非惜命實見事不可行也髦曰我軍已行卿勿阻當遂望龍

門而來只見賈充戎服乘馬左有成倅右有成濟引數千鐵甲禁兵呐喊殺來髦仗

劍大喝曰我乃天子也一向不成爲天子此時欲正名定分難矣汝等突入宮庭欲弑君耶禁兵見了曹髦皆不

敢動二人還有天子二字在肚裏賈充呼成濟曰司馬公養你何用正爲今日之事也賈充只有司馬二字在意中濟乃

綽戟在手回顧充曰當殺耶當縛耶直將曹髦作一半耳充曰司馬公有令只要死的不要活的成濟撫

戟直奔輦前髦大喝曰匹夫敢無禮乎言未訖被成濟一戟刺中胸前撞出輦來再

一戟刃從背上透出死於輦傍從前天子遇害未有如此之慘者况之一嘆焦伯挺槍來迎被成濟一戟刺死衆

皆逃走王經隨後趕來大罵賈充曰逆賊安敢弑君耶充大怒叱左右縛定報知司

馬昭昭入內見髦已死乃佯作大驚之狀以頭撞輦而哭不知此付眼淚從何處得來將誰戮戮天子令人報知

各大臣時太傅司馬孚入內見髦屍首枕其股而哭曰此是真哭弑陛下者臣之罪也趙雲弑其君而

春秋歸罪于趙盾字遂將髦屍用棺槨盛貯停於偏殿之西昭入殿中召羣臣會議羣臣皆

至獨有尚書僕射陳泰不至昭令泰之舅尚書荀彧召之泰大哭曰論者以泰比舅

今舅實不如泰也吳國全紀是外甥舅今魏國荀彧是妹舅背外甥乃披麻帶孝而入哭拜於靈前昭亦佯哭而問

曰今日之事何法處之泰曰獨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曰少可以謝天下則知斬賈充亦是次着矣昭沉吟良

久又問曰再思其次意在成濟一人泰曰惟有進於此者不知其次明明道着昭曰成濟大逆不

道可副之滅其三族濟大罵昭曰非我之罪是賈充傳汝之命昭令先割其舌濟至



死叫屈不絕弟成倖亦斬於市盡滅三族

助亂賊者即為亂賊所殺人亦何為而助亂賊也

後人有詩嘆曰

司馬當年命賈充弒君南闕戰袍紅却將成濟誅三族只道軍民盡耳聲

昭又使人收王經全家下獄王經正在廷尉廳下忽見縛其母至經叩頭大哭曰不

孝子累及慈母矣母大笑曰人誰不死恐不得死所耳以此棄命何恨之有

可與徐庶之母並傳庶母

欲其子之忠漢經母喜其子之忠魏同一意也

次日王經全家皆押赴東市王經母子含笑受刑滿城士庶無不垂

淚後人有詩曰

漢初誇伏劍 漢末見王經 貞烈心無異 堅剛志更清

節如秦華重 命似羽毛輕 母子聲名在 應同天地傾

大傅司馬孚請以王禮葬曹髦昭許之賈充等勸司馬昭受魏禪即天子位昭曰昔

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聖人稱為至德

曹操欲學周文王司馬昭亦稱文王看樣得好魏武帝不肯受

禪於漢猶我之不肯受禪於魏也

曹芳常以曹操比司馬昭矣今司馬昭亦以曹操自比夫君比臣子曹操猶可言也臣亦公然自比于曹操不可言也

賈充等聞言

已知司馬昭留意於子司馬矣

曹操讓皇帝與曹王做司馬昭亦讓皇帝與司馬昭亦做皇帝其子孫而即其祖宗之法哀哉

遂不復勸進是年六

月司馬昭立常道鄉公曹璜為帝改元景元元年璜改名曹奐字景召乃武帝曹操

之孫燕王曹宇之子也奐封昭為丞相晉公賜錢十萬絹萬疋其文武多官各有封

賞

以下按通鑑事耳假也

早有細作報入蜀中姜維聞司馬昭弒了曹髦立了曹奐喜曰我今日伐

魏又有名矣遂發書入吳令起兵問司馬昭弒君之罪一面奏准後主起兵十五萬

車乘數千輛皆置板箱於上令廖化張翼為先鋒化取子午谷翼取駱谷維自取斜谷皆要出祁山之前取齊三路兵並起殺奔祁山而來此是七伐中原時鄧艾在祁山寨中訓

練人馬聞報蜀兵三路殺到乃聚諸將計議參軍王瑾曰我有一計不可明言現寫

在此謹呈將軍台覽父接來展看畢笑曰此計雖妙只怕瞞不過姜維瑾曰某願捨

命前去父曰公志若堅必能成功遂撥五千兵與瑾瑾連夜從斜谷迎來正撞蜀兵

前隊哨馬瑾叫曰我是魏國降兵可報與主帥哨軍報知姜維維令攔住餘兵只教

為首的將來見瑾拜伏於地曰某乃王經之姪王瑾也近見司馬昭弑君將叔父一

門皆戮某痛恨入骨今幸將軍興師問罪故特引本部兵五千來降願從調遣剿除

奸黨以報叔父之恨與前寨中蔡和之降吳以爲一類曲而維大喜試令讀者猜之是謂瑾曰汝既誠心來降我豈

不誠心相待我軍中所患者不過糧耳今有糧草現在川口汝可運赴祁山我只今

去取祁山寨也讀者試猜姜伯約是何意見瑾心中大喜以為中計忻然領諾姜維曰汝去運糧不必

用五千人但引三千人去留下二千引路以打祁山妙着已瑾恐維疑惑乃引三千兵

去了維令傅僉引二千魏兵隨征聽用忽報夏侯霸到霸曰都督何故聽信王瑾之

言也我在魏雖不知備細未聞王瑾是王經之姪想是通諱其中多詐請將軍察之維大

笑曰我已知王瑾之詐故分其兵勢將計就計而行原來霸曰公試言之維曰司馬昭

奸雄比於曹操既殺王經滅其三族安肯存親姪於關外領兵故知其詐也能料王瑾只是能料司馬

耳仲權之見與我暗合。於是姜維不出斜谷。却令人於路暗伏以防王瑾奸細不旬。

日果然伏兵捉得王瑾回報。鄧艾下書人來見。維問了情節。搜出私書。書中約於八

月二十日從小路運糧送歸大寨。却教鄧艾遣兵於壘山谷中接應。維將下書人殺

了。却將書中之意改作八月十五日。約鄧艾自率大兵於壘山谷中接應。一面令人

扮作魏軍往魏營下書。來降的是真魏兵。下書的是假魏兵。王瑾是以真用假。姜維是以假用假。一面令人將現在糧車數百輛卸

了糧米裝載。乾柴茅草引火之物。用青布罩之。以糧米換柴草。令傅僉引二千原降魏兵執打

運糧旗號。方知前留下魏兵。維却與夏侯霸各引一軍去山谷中埋伏。令蔣舒出斜谷。廖化

張翼俱各進兵來取祁山。前姜維本是出斜谷。今却說鄧艾得了王瑾書信大喜。急寫回書

令來人回報。至八月十五日。鄧艾引五萬精兵。逕往壘山谷中來。遠遠使人憑高眺

望。只見無數糧草接連不斷。從山凹中而行。此是傳僉抄作王瑾艾勒馬望之。果然皆是魏兵。是魏兵。左

右曰。天已昏暮。可速接應。王瑾出谷口。艾曰。前面山勢掩映。倘是伏兵。急難退步。只

可在此等候。鄧艾亦甚精細。正言間。忽兩騎馬驟至。報曰。王將軍因將糧草過界。背後人馬趕

來。望早救應。此兩人。魏魏兵。艾大驚。急催兵前進。時值初更。月明如晝。正是八月十五日。○將馬大先寫月百忙中有此開筆。只聽

得山後吶喊。艾只道王瑾在山後廝殺。逕奔過山後時。忽樹林後一彪軍撞出。為首

蜀將傅僉。縱馬大叫曰。鄧艾匹夫。已中我主將之計。何不早早下馬受死。讀至此為之一快。艾

大驚。勒回馬便走。車上火盡。著。中秋夜烟火竟似正月元宵。那火便是火號。一火兩用。兩山下蜀兵盡出。殺得

魏兵七斷八續。但聞山下山上。只叫拏住鄧艾的賞千金。封萬戶侯。文是使人嚇得鄧艾棄

甲丟盔擡了坐下馬。雜在步軍之中。爬山越嶺而逃。與曹操豹類。棄袍時彷彿相似。姜維夏侯霸只望馬

上為首的還來捉擒。不想鄧艾步行走脫。維領得勝兵去接王瓘糧軍。却說王瓘密

約鄧艾。先期將糧草車仗整備。定當嵩候舉事。忽有心腹人報事已洩漏。鄧將軍大

敗。不知性命如何。瓘大驚。令人哨探回報三路兵圍殺將來。背後又有塵土大起。四

下無路。瓘叱左右令放火盡燒糧草車。前幾假糧此燒真糧。弄假成真。以火濟火。一霎時光突起。烈焰騰空。

瓘大叫曰。事已急矣。汝等宜死戰。乃提兵望西殺出。背後姜維三路追趕。維只道王

瓘捨命撞回魏國。不想反殺入漢中而去。瓘因兵少。只恐追兵趕上。遂將棧道并各

關隘皆燒毀。姜維不先殺王瓘。亦是失着。姜維恐漢中有失。遂不追趕。鄧艾提兵連夜抄小路來追殺

王瓘。瓘被四面蜀兵攻擊。投黑龍江而死。又是以水濟火。餘兵盡被姜維坑之。維雖然勝了鄧

艾。却折了許多糧草。又毀了棧道。乃引兵還漢中。鄧艾引部下敗兵逃回祁山寨內。

上表請罪。自貶其職。司馬昭見艾數有大功。不忍貶之。復加厚賜。艾將厚賜財物盡

分給被害將士之家。昭恐蜀兵又出。遂添兵五萬與艾守禦。姜維連夜修了棧道。又

議出師。正是。

連修棧道兵連出。不伐中原死不休。未知勝敗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國家圖書館



003877358



線

857.4523

6546

19

v.19

舊

籍